



詩語背後

鵬城新旅二題

江鄰

到深圳上班已經兩個星期了。周日下午，去附近洪湖公園賞荷。

洪湖公園位於羅湖區，是一個以荷花為主題的市民公園。我三年前曾來過這裏，當時正舉辦一年一度的荷花文化節。近30萬平方米水面上，蓮葉接天，荷花映日，岸上則園林綠雕，燈光噴霧，煞是熱鬧。

沒想到這次竟是完全不同的景致。滿池荷葉雖然仍以綠為主色，但嫩綠轉蒼綠，枯枝敗葉隨處可見。或粉或紅的花朵，三三兩兩散布其間，艷則艷矣，終是綠肥紅瘦，透出些許寂寞。

想想，還是來遲了。深圳荷花的盛花期是6月中旬，今天已經7月18日，整整晚了一個月。情緒受到影響，興致有點低落。天卻突然下起雨來，雨絲斜斜地插入荷塘，煙嵐瀟瀟……

我坐在堤岸小亭裏避雨，雨滴打在荷葉上，不緊不慢，彷彿輕輕敲擊我的心房。時而有微風吹過，夾着雨絲，讓人感到幾分愜意。心便慢慢靜了下來，回想過去這三年，變化可真大呀！中美貿易戰烽煙未息，香港修例風波、新冠肺炎疫情接踵而至。無論是自己工作了16年的香港，還是已知天命波瀾不驚的人生，都有恍若隔世之感。

往事歷歷，多少刻骨銘心，魂牽夢繞處，如煙而逝。而眼前的荷塘，坦然展示出生命不同階段，新陳代謝之中，生長收藏，各自精彩。

清波軟浪碧圍團 滿目殘蓬蕊自妍
雨打老枝芒箭出 風掀新朵竹簧彈
荷花映日當然好 蓮葉戲風別樣閒
莫問蜻蜓何處去 人生一處一隨緣

深圳，既熟悉又陌生。從1996年前後初次踏足這座城市，來過深圳無數次了。對我們這些長期在香港工作的內派幹部而言，深圳有一種家鄉般的親切。不過，由於每次都來

去匆匆，這又是一座不斷變化着的年輕城市，我終究還是陌生的。了解只停留在城市表面，並不能把握內在的脈動，對生活其中的感受沒有共鳴。

這一次卻完全不同了，我將在這裏開啟新的人生之旅。兩個星期來，每時每刻都在感知這座城市的特質，以及它對自己生命的意義。

雖然填寫各種表格的時候，我在出生地一欄都會填重慶，卻沒有真正在作為都市的重慶生活過。家鄉黔江縣原本隸屬四川省，1997年才劃歸重慶轄區，成為一個市轄區，當其時我已離開四川多年。成都是我生活過的第一座大城市，繼而北京，再而香港，都是中國頗有代表性的地方。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拓荒牛和排頭兵，更是特色鮮明的動感之都。

深圳別稱「鵬城」，來源於大鵬所城。大鵬所城位於深圳市大鵬新區，是明清兩代海防要塞，有「沿海所城，大鵬為最」之稱。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鴉片戰爭，就肇始於此。所以深圳本身是有歷史有靈魂的，但人們更願意感受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年來的變遷。這變遷如此之大，擁有2,000萬人口的深圳因之被稱作「一夜城」。

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實施，再次把深圳推向潮頭浪尖。顯然，大灣區城市群，以廣深港為主軸，而深圳居中。中央希望深圳建設成為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」和「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」，這可是讓深圳引領中國、引領世界的節奏。作為第一代大灣區人，餘生能與此同行，當是難得的人生際遇。

轉轉巴蜀赴帝京 香江一夢又鵬城
南來北往匆匆矣 無喜無悲大半生
談笑當年風雨路 揚鞭解纜啓新程
隨緣滌染千秋墨 不負灣區未了情



● 深圳街頭的大力士雕塑。 作者供圖

來深圳後，我暫住羅湖區老東門。每天沿解放路、深南大道西行，到位於福田區的單位上班。市裏安排的宿舍在南山區，待收拾好後再搬過去。這樣，從羅湖滿是市井煙火氣的老街，到福田拔地而起的高樓群，再到南山現代科技充盈的社區，彷彿打開一幅長卷，領略深圳特區的發展軌跡。

日前，與機關事務管理局吳島局長聊起深圳的城市特質。我說深圳不像那些歷史悠久的城市，比如我生活過的成都、北京、香港，這裏的城市特徵不明顯。以食物類比，深圳更像一盤沙律，而不像一碗濃湯，各種食材很豐富，但還沒有融為一體。吳局長是中文科班出身，研究生畢業就來到深圳打拚，與這座城市一同成長。她認為，濃厚的學習氛圍，高度的城市認同，不斷的變化與創新，正是深圳區別於其他城市的獨有特徵。

深南大道上，有一座大力士撐開鋼鐵大門的雕塑，寓意「破門而出」。「闖」的精神，可照著書單進行選擇，鼓勵人們、尤其是孩子利用空餘時間閱讀。

「經過40年的發展，深圳還是一個年輕的城市，蓬勃向上，欣欣向榮。黨中央賦予經濟特區新的內涵和使命。我們即將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，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。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，我們將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，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，那時的深圳又將是另外一番景象。深圳發展到今天靠的是大家，深圳的未來還要靠大家共同努力。」

字裏行間

黃仲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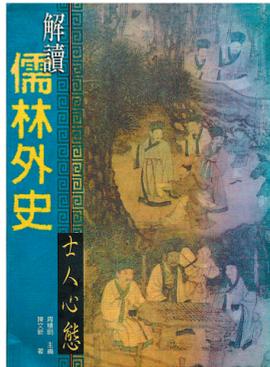
古代士人的形態

讀小學時，學校自編國文教材，其中有篇選自《儒林外史》的王冕，作為第一回：「說楔子敷陳大義，假名流隱括全文」。當年看了，也不甚了了，至於老師有何解說，也忘了。我只有這一印象和疑問：為什麼要拿王冕這人來作為「楔子」？

但由這一選文，我便到圖書館借《儒林外史》來看看，印象不深刻，深覺不及《水滸傳》、《三國演義》、《西遊記》那麼好看。及長，對這書竟生出一份感情來，無他，描繪古代知識分子，確是深刻，還有哪書勝過它？

在讀了王冕後，其後還看了范進那回，50多歲的童生，屢試不第，竟然得中了，那一刻，他竟然瘋了。古代讀書人，以「中舉」為標的，不止10年窗下，20年、30年，由濃濃黑髮「搏命」到蒼蒼白髮，心灰之下，竟中舉了，發了瘋。這事鑄在我心底，10餘歲，便在報上「青年園地」寫了篇范進的「故事新編」。

但是，范進這老童生為什麼會中舉呢？《儒林外史》第三回指出，周進做廣東



● 漫談古時的士人形象和心態，這書甚佳。 作者供圖

學道，第三場考南海、番禺兩縣童生，54歲的老童生范進第一個交卷。周進將范進卷子看了一遍，心裏不喜，道：「這樣的文字，都說的是些什麼話！怪不得不得進學！」遂丟過一邊。又坐了一會，還不見有人來交卷，便再次拿過范進的卷子來看，覺得有些意思。第三次看時，印象更佳，不覺嘆息道：「這樣的文字，連我看一兩遍也不能解，直到三遍之後，才曉得天地間之至文，真乃一字一珠！可見世上糊塗試官，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！」於是取筆圈點，圈出第一名。

近讀陳文新的《解讀儒林外史士人心態》，有此剖析：「考生的中與不中，存在極大的偶然性，於此可見一斑。假如周進只看一遍，范進豈不是還得做童生？而只看一遍的閱卷方式還是普遍現象。」不錯，范進那種文字，在「粗略而看」的試官來說，范進不落第者幾稀矣，又怎會被發現是「天地間之至文」！

陳文新指出，在清代，流傳有以快、短、明三字來衡文的說法，所謂快，即交卷越快越好；所謂短，即篇幅越短越好；所謂明，即文章的意思要明快直白。為何如此？原因在於，清代的督學使者，往往因公事繁冗，期限太緊，根本不可能從容評閱考卷。於今的老師閱卷，或忙或倦，何嘗不是如此？有幾許負責任的老師，肯「字斟句酌」、細細品味？

粵語講呢啲

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悼李我(9)：臭史，威水史；一匹布咁長；水蛇春咁長



你哋廣東人形容好長做「一匹布咁長」 我件婚紗係有長1.85哩咁長，又可以用咩形容呢？「一條長城咁長」囉，考唔起我啲呢！

呢棟快勞成吹厚，全部係個個風水大師呢人嘅羅盤！「臭史」多到「水蛇春咁長」，搵喇拍劇做足成年都唔得嘍！

搞咩資料呀，「一匹布咁長」呢？要拍個特輯講我收呢「威水史」整理一下，咪搞到「水蛇春咁長」囉！

臭史，威水史，一匹布咁長，水蛇春咁長

「一匹布咁長，有幾長？「一匹布」攤開有成三十幾米咁長喇！」

呢個特輯叫《舌尖上的粵語》，裡面講到粵語嘅源流，「水蛇春咁長呀！」搞咩呀，是佢整條咁出聲，算呢條係「水蛇」嘞，咁「春」呢？都好亂嘍！

咁「水蛇春」究竟係乜「春」呀？「水蛇春咁長」又有幾長呀？「春」即係「卵」一粒粒連埋成串咁，有啲成吹咁長喇！「水蛇春」熟吃粉粉地，食落似蛋黃！

「水蛇春咁長，有幾長？」

豆棚閒話

青絲

閱讀的心流

盛暑之中，很多人都摒棄了不必要的社會活動，躲在家裏避暑，一些機構也藉機開出書單，鼓勵人們、尤其是孩子利用空餘時間閱讀。

這樣做的好處是易於激發讀者的興致，可照著書單進行選擇，省事省力，有積極導向作用。但也有弊端，因為閱讀是一件很個性化的私密之事，每個人的興趣嗜好以及選擇偏重都不相同，遵循同樣的書目去讀，很容易淪為布置閱讀任務，扼殺不同讀者的讀書興趣。

法國前幾年有一個由讀者評選的「死話讀不完」書單，包括《百年孤獨》、《追憶似水年華》、《尤利西斯》這樣的巨著都赫然在列。緣於這些受到普遍推崇的書，在許多家庭和學校都被列入必讀書目，但又與不少人的閱讀意願相抵觸，即使硬著頭皮去讀，也讀不進去，於是陷入自我懷疑，是不是自己的閱讀水平或品味有問題？為何眾人都說好的書，自己就讀不下去？評選該書單的意義，是讓

古典瞬間

郭言真

千姿百態詩中「荷」

2,300多年前，三閭大夫屈原，面對煙波浩渺的洞庭湖水，放聲唱出了久歷心中的《離騷》。內中有句云：「製芙蓉荷以為衣兮，集芙蓉以為裳。」裁剪芙蓉做成美麗的上衣，綴合蓮花縫為鮮豔的下裙。短短二句，凸顯了這位偉大詩人對「荷」的分外看重。從那以後，接踵而至的歷代詩人爭先恐後地將「荷」納入自己的筆下。或寫荷葉的青翠欲滴，或寫荷花的嫵媚婀娜，或寫荷花荷葉的清香芬芳，或寫蓮蓬白藕的果實豐繁……

南北朝人謝靈運曰「芙蓉送秋香，蒲柳相因依」。紅色的荷花與白色的菱花交相輝映，那姿那勢是何等的楚楚動人。南北朝人謝朓稱「魚戲新荷動，鳥散餘花落」；沈約曰「艾葉彌南浦，荷花繞北樓」。荷池中的魚兒相互追逐，動盪的水波讓原本靜靜挺立的新荷，也隨之翩翩起舞；北樓前前後後的水中，布滿着盛開的荷花，那情那景更是令人陶醉。

唐人王昌齡筆底的「荷葉羅裙一色裁，芙蓉向臉兩邊開」，是一幅標致的彩描：身着碧裝的少女駕着一葉扁舟，穿行在翠綠的荷葉之中，燦燦的

那些自我懷疑的讀者明白一個道理，之所以對某一本書不感冒，不是能力的問題，而是人與書無法建立起「心流」，與這本書沒有緣分。

「心流」是美國心理學家米哈里·契克森米哈發現的一種心理狀態。他曾用15年時間追蹤一些成功人士，發現這些人在做特別喜歡的事情時，會把個人的精神力量完全投入到即時情境中，進入一種渾然忘我的境界。這與閱讀的理想狀態非常相似——當讀者完全沉浸到某一本書營造的精神世界裏，兩者就如同構建了一根無形的管道，書裏的知識和情緒，會順着管道持續而穩定地流入人的腦子裏。

但是，人與書之間怎樣才能構建起「心流」，又是一個人的生命秘密，與人的境遇、經歷、性格、愛好息息相關，是多個層面互相疊合的結果。就像種子破土發芽，有着特定的時間點，每個人一生中也在不斷地體驗着生命，經歷不同的事情，「心流」也是呈動態的，有時候，生活頻率、內

心感受與過去不一樣了，獲得的閱讀體驗也自然不同。

明代「嘉靖八才子」之首王慎中，少時極厭憎唐宋古文，推崇秦漢散文。其後他年漸長，學和見識有了積累，再看歐陽修、曾鞏等人的文章，發現文句佳美無法形容，遂廢棄所有舊作，專師唐宋古文，成為明代開唐宋派文風第一人。這就是「心流」的經典呈現，人與書在某一時刻形成了更高維度的精神連接，由此相悅相通。

閱讀雖無禁區，但怎樣讀卻有路徑，「開卷有益」未必適用於每一個人。

我認為最好的閱讀方式是把求知與興趣結合起來，憑着各自的興趣進入狀態，喚起求知的渴望。因為，若是從眾跟風去讀自己「無法入戲」的書，只會敗壞胃口，導致終身視讀書為畏途。明人袁宏道稱只讀自己喜歡的書，不喜歡的書可讓人讀之，即為此理。

「沒完沒了」指沒有終結的時候；可即便是「長得很交關」（認真長），也有說完的時候。

南方出版傳媒—廣東人民出版社在「說文解字」的網頁和一個基本上以「集大成」（抄襲）著稱的香港網頁「廣東話資料館」（通學）中對「一匹布咁長」和「水蛇春咁長」有雷同的描述：「水蛇春咁長」與「一匹布咁長」都有「長」的意思，但前者指單一簡單事情的冗長，而後者指牽涉的事情多或關係複雜，兩者不可相互取代。

上述詮釋除涉及了應不予考慮的「簡」、「繁」、「冗」此三元素外，筆者還發現內容基本上取自他人——「俗語篇—實用每日一句—粵語協會（2010）」；正是：一方出錯，普天同錯。

涉事的幾幫人並非泛泛之輩，而是「有名有姓」的——有身份或似有學術背景的名可惜，他們犯了「想當然」的錯誤——不作求證，單憑主觀印象或想像以為事情應當是如此而出錯。就此情況，筆者勸諭如下：就個人而言，不是行家不重要（筆者也不算），用時就要先查證一下（一般可以）；說錯了不少人會因你「牌頭勁」而追隨附和。就單位而言，資料不由「己出」不重要（須在尊重版權下操作），發布前要認真考證；人們會因那「具體成性的牌頭」而深信不疑。不要以為這只是小事一樁，每一點一滴的誤導都會對「粵語保育及傳承」造成難以修復的污染。

天國中，屈大夫一定會緊緊握住小他2,200歲的范詩人的手，感慨地說：「我愛美麗的荷花，你愛堅貞的荷根，你二人稱得上是實實在在在穿越時空的知音！」